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邢狄伐衛

冬邢人

邢今北直順德府治是又遷于奚儀今東昌府附郭聊城縣有奚儀聚

狄人伐衛

圍菟圃

衛地

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

燬請從焉

杜燬衛名

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

杜衛邑林蓋

激怒國人而後陳師禦狄于訾婁之邑

狄師還

杜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事於山川。注：祭山以祈雨。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彭家屏曰：歲旱民饑，則國君減膳弛侯，恐懼修省，以感名天和，豈有當大旱之時，冒天之怒，興師伐國，暴衆于外，而能致雨之理？所謂師興而雨，亦偶然耳，未可爲訓也。

秦晉遷戎于伊川

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

杜

大夫適伊川

杜

周地見被髮而

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被髮而祭有

象夷狄林水冠之禮先亡知其必為夷狄也彭士望云晉任放誕亦有戎禍秋秦晉遷陸渾

之戎于伊川杜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諺

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陸渾廢縣是

金履祥曰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戎

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偏周甚矣自是伊洛之

戎世為周患

魏禧曰人無禮則與禽獸無別凡風俗之端禍亂之始也故君子慎之後世風俗之壞必先於士大夫而齊民效之浸至亡國喪君子孫屠戮者不一而足矣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犬叔

杜富辰周大夫犬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按十一年子

帶召戎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

杜詩小雅言王者先協和

親近則昏姻甚相周旋孔甚云旋也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鄭之入滑

也。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廢緱縣是

滑人聽命

杜入滑在二十年

師還又卽

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

杜鄭大夫

帥師伐滑主使伯服游孫

伯杜二子

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

也。杜事在莊二十一年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杜怨王助衛爲滑請故不聽

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犬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林周公傷夏殷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

以至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鄧郇文之昭

也杜十六國皆文王子林文王於邴晉應韓武之穆也

杜四國皆武王子林武王於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

也鄭今東平州汶上縣北二十里邲國城是毛聃皆在

今懷慶府脩武縣西有雍城畢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有旱原原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十五里原鄉是鄭今

北三十里有邴城應今汝州東南廢父城縣是韓今同

州韓城縣是凡今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城蔣
今光州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期思城是茅今兗州府金
鄉縣東舊有茅鄉昨今衛輝府昨城縣後為南燕者
是祭今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城餘見前 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

杜類善也

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於東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杜鄂鄂然華外發貌韡韡光明貌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其四章曰兄弟閱呼歷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

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

用豎魚巾反 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

三書卷之六 高辰二

惠之勳

杜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

又有厲宣之親

杜鄭

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于宣王之母弟

棄嬖寵而用三良

杜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

年殺寵于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於諸姬爲近

杜鄭居河洛比之姬姓諸侯去用最

近所當親暱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

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

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

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

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

杜前

有子頹之亂中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

師

杜二子周大夫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

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八字悚然使人不敢

輕於受恩而市井之情寫出如畫

狄固貪

力南反杜殺人

王又啓之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八字說盡古今婦人情狀

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初甘昭公

杜王子帶食邑於甘

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卒昭公奔齊主復之又通於隗氏

子帶怙惡不悛

王替隗氏頹

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犬叔以狄師攻王

王御士將禦之

杜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杜誅犬叔

恐違惠后志○東周之衰多有此種
似是而非之理明惠宗于燕亦如是
寧使諸侯圖之王

遂出及坎飲杜周國人納之林國人納襄王出秋顏叔桃

子奉犬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

伯富辰杜原毛皆采邑林四王出適鄭仍適鄭亦奇處于汜

凡杜鄭南汜也犬叔以隗氏居于温鄭伯與孔將鉏居

在襄城縣南反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於汜杜三子鄭大夫省官

勞王家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司視器用仍有祭足

此却合理呂祖謙曰襄王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

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能見子帶之禍所以周人

痛悔之也

凌稚隆曰按富子論兄弟之常可爾乃大叔謀奸王位召戎以伐京師罪歿毋赦彼其得容於齊以逃生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而富子不察區區憂兄弟之不協為謀而召之歸卒致其罪必不可容而竟不免於歿則曷若苟全之於外之為愈乎君子謂斯人知姑息之愛未知國之大體也

魏禧曰鄭伯悍然敢於執王使無君已甚王之伐之固空富辰之諫所以篤兄弟之理獨不思正君臣之

義乎但王以狄伐鄭則大失耳若以鄭伯之罪告之
晉侯聲之天下鄭伯必懼而請服何至召狄兵以速
禍卒使富辰有先見之明哉○凡諫人者既破其所
惑又當使其人有以自處若無以處之而徒執理以
難人各有情豈能從我如趙延壽論晉兵畢仲游言
財用耶律楚材之諫空江南為牧地皆千古進諫經
國之實用高手也○余嘗謂周衰其君臣之賢能者
只靠典禮辭命為自全之計此外實事不能一毫有
所作為於此益見詳周論

魏世倣曰鄭强大又有納王之功而無報反為衛請
滑其執二子雖鄭之不臣實自王室開之也富辰不
諫於遣伯服游孫伯請滑之時而諫於鄭執二子王
怒之後亦晚矣

魯敗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

杜邾以取須句之役怨魯故出師
伐魯○邾今鄒縣須句今東平州

兗州府

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

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

雅小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周頌

先王之

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

小。

蓬蠱反

有毒而況國乎。

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

戰于升陘。

地魯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杜胃

魚門邾城門

彭家屏曰屈瑕之伐羅也不設備而有荒谷之縊魯
僖之禦邾也不設備而有魚門之縣蓋兵者心戰輕
敵則心不固矣所以殺將喪師如出一轍君子不得
已而有軍旅之事則臨事而懼為要道也

宋敗于泓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

從欲鮮濟。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

杜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

縣

以求諸侯于楚。

真妄作

楚人許之。公子目夸曰：小國爭

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

杜宋地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

堪字妙

於是

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

地名

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

也。未足以懲君。

林于魚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其猶貪諸侯禍猶未已故曰小懲大

戒小人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

之福

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

杜莊公之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救也已。

孫公孫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救也已。

凌雅隆云：宋將獲罪不可救宥也。○弗聽。丘維屏曰：公

按杜作救楚而以弗可為句，非是。○弗聽。孫固不即當

日事勢言其敗處，徒言天運豈足以止兵。○禧按：襄公

之舉全要與宋固語是破其大主意，與于魚語谷為補

救。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水。宋人既

成列，楚人未既濟。杜未司馬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

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林門

門者師行則在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

君左右殲盡也。

彭士望云
又愚又詐
又迂又貪
真絕物也

文云君子

二字一古
字所非
恥敗之具

又云掃假
人須如此
畫情痛快
丘維屏曰
宋襄四語
子魚分合
錯綜論之
是學字爲當
日語氣如
此最古最
有生氣處

毛杜頭白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杜不出阻寡人雖

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鼓以進兵故不鼓以擊子魚

曰。君未知戰。勅其京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

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

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

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

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

言當擊仕衛聲盛致志。鼓僂反可也。言當擊未成列○林

未濟阻而聲盛致志。鼓僂反可也。言當擊未成列○林

鼓之。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凌稚隆曰愚按霸者謂其有功於尊王乃可稱焉如夏昆吾當大康時身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豕韋氏復纘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卒明王業晉文納襄克帶翼戴天子不可謂非其人矣故丁公著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氏周齊桓晉文為五霸其言本於應劭氏而說者謬謂五霸盡於周迺以宋襄秦穆楚莊廁於桓文之列則彼三君者曾有一事之善上及於尊周而可以若是班乎矧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曰齊桓

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則周之所謂霸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而孟子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則五霸之為三代時諸侯何疑哉雖然桓文而外則三君矣秦穆最賢楚莊次之若宋襄者抑又下矣魏禧曰襄公用國君于社而不鼓不成列開後世真假道學一輩若王莽其嫡裔也公羊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此真眯目風心之談○子魚有德有識有力有才有膽而不見用宋襄真下愚哉

本善忘克
流于子園
益甚

狐突不召二子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圍

杜子

命無從亡人

杜重

期期而不

至無赦

杜約 菴月
不歸殺之

狐突之子毛及偃

杜

從重耳在秦

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杜 未期而執突
以不召子故

對曰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杜

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

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

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

觀此則管仲之不當事桓

奔之日若管不從

糾則與毛偃同也。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

三子至以善

不召一

杜康 誥 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魏禧曰凜凜正論後世若王陵趙苞之母其知此義矣觀樂共叔於父則知為子之道觀狐突於子則知為父之道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可為萬世法也

彭家屏曰重耳非世子與晉之諸公子同狐突之子雖名在重耳非有君臣之分也且懷公已主晉國狐突既為之臣亦無父子異主之理雖名之歸晉亦何

不可之有而狐突不名者蓋明知懷公之不可而欲
使其子有所託也此突之智也然則突亦不得為懷
之純臣也歟

重耳出亡復國

魏禮曰左傳惟此篇

用數十公

子字中寓

公子英發

處驕而易

怒處好色

處隨地安

樂處易恐

懼處無經

終處一一

是合手行

徑寫得生

動靜落史

記信陵君

傳用數十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杜事在蒲城五年

人欲戰吾雖盟不能守矣重耳不可白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杜係猶恃也林享其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

校杜報也前傳云乃徇曰罪莫大焉吾其奔也見解

不同世之為子而與父母較財產者遂奔狄從者狐偃

趙衰杜趙顛頡魏武子杜魏司空季子杜胥臣曰季也

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一說或有後先狄人

故逸之此是文公出亡第一事傳者急記於此狄人

伐虜即牆咎古刀如之別種隗赤狄獲其二女叔隗危

左傳亞士少傳
卷之五
出亡一

公子文之
生動亦如
此此二篇
若用別樣
稱呼文章
便減却神
采也乃知
古人作文
一毫不苟
只是色色
稱此一篇
文章而已

聲季隗此亦孫伯符周公瑾之二喬也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

反直由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徒本將適齊謂季隗曰

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

是而嫁則就木焉杜言將入木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

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杜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

有五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英雄之氣雖極

堅忍必有露本色不子犯曰天賜也杜得土有國之祥

可過處彭云疎淺豈真謂此一塊上天賜不可失耶蓋

恐其壯心消冷故為是言以鼓舞之此英雄之妙用也

稽首受而載之彭云教之動忍又云看子犯燉煉重耳

姜氏是大
義俠女子
文公復國
當與狐趙
為不祧之
功後未見
迎復何耶
豈善死而
無傳與不
然文公亦

口氣儒
生習氣

及齊齊桓公妻之

林氏以宗女姜重耳

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

林不復有四方之志○彭云處狄十二年又安於齊英雄惟女色可玩周微良會諸人將行

從者以為不可亦危矣文公從者首在此處得將行

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林姜氏育蠶之妾適采桑其上

妾進後人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杜恐孝公怒其去故殺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奇如此

子千載下如聞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彭云二字極壯

其聲令人感泣六字可作座右箴○宴安酖毒管仲以

懷與安實敗名戒桓公而齊伯懷安敗名姜氏以戒文

公而晉興從來成大事人未有不憂勤惕勵者故曰公

生於憂患而歿於安樂○彭云千古英雄當其項戴公

愚不當如是

左傳經世金

卷五

十五

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

杜合

欲觀其裸浴薄。

杜迫也國語云簾也

而觀之。

僖負羈。

林曹大夫

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若以相。

杜若遂以

夫子

林謂重耳

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

焉。

杜自別異於曹。○異人高識此為陶侃王珪諸母山。濟桓元諸妻之祖。○不贊晉公子而贊從者妙於觀。

人王珪母謂諸君皆將相兒貴可知。陳乃饋盤飧寘壁。搏至南衙相真宗及門而反皆此意。

焉。

杜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壁。飧中不欲令人見。○負羈不言於君以補過亦是不忠諫而不聽則如是。

公子受飧反壁。

林受飧以領其意反壁以示不貪。○或云今人辭餽稱壁上本此以為完。

壁歸趙者誤也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

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

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

林凡男女配合而以同姓者其美先盡故其子

孫必不蕃或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始將啓之。二也。有三

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林國語狐偃趙衰皆相材晉鄭同儕。

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

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

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

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

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杜弭弓末無

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穆文熙云：文公

之志雖大，而其言不免取忌。使子玉之說得行，危哉。○

沛公頑鈍，昭烈梟雄，嘗觀沛公面數項羽，昭烈面叱許

汜英雄之氣，有按納不住處。因知徒以陳餘欲起，定張

陳優劣者，成敗之論也。○彭云：忽說到此，英挺之氣不

可遏抑，正是攝服楚子處。又云：公子有此器識，此從者

所以不去也。然却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
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丘維屏曰
以懷嬴與
前三女子
拚狀觀贏
之待子圍
未嘗不在
李麗姜氏
之間而以
樂於二君
為樂亦可

乎夫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彭云銘達語省却多少筆力

孫應鰲曰楚子此言既乃送諸秦而其與矣不容於楚

知君又知臣又知天命也代宗令李泌出江西以辟

殺公子恐有不及防之禍也

元戴亦同此意特一以忠國一以敗國其情不同故主

之昏明亦別耳○楚子險譎至此獨長者秦伯納女五

東坡之論最確豈天欲與晉而暴者仁耶

人懷嬴與焉杜懷嬴子圍妻○懷嬴之納是何人理雜

行之奉匱反以支沃盥既而揮之而戲之故懷嬴乘機自

言耳舊註非○說文云匱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薦

似炎魁柄中有道可注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薦

得無跡○彭云驕亢有女公子氣的是秦種然前於子

圍頗順今却怒正是懷嬴作畧若子圍者所謂驚病之

馬不堪鞭公子懼降服而囚杜去上服自他日公享之

策者也

左傳經世鈔卷五出亡四

惜矣

又云祝文

公者左傳

先括五人

而介之推

另有文字

叔序語止

及三人序

事中惟見

于犯趙衰

此文字參

差中等分

處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與國之臣未公子

賦河水杜河水逸詩義取河公賦六月杜六月詩小雅

王征伐喻公子還趙衰曰重耳拜賜直下承當使秦伯

晉必能匡國趙衰曰重耳拜賜不得中悔此一

拜與韓反首拔舍一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機用同衰不獨文也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拜得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議論

大○彭云竟如此結大奇又云雍容伉壯是何氣度較

對楚子又長一格楚子剛譎空服之以英挺穆公高朗

空服之以正大○禧按曹操以英雄推昭二十四年春

烈昭烈失著之對御剛譎人又是一法昭

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

子曰臣負羈縲說文云羈馬絡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

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

此舉開范蠡張良之租。○文公

非鳥蒙之忍于犯無會稽之滑此辭大無來歷而又告君以請亡。宜人以為要君也。○鍾惺云范蠡會稽之言

較于犯此語心危而辭迫。若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狄禽獸之氣逼人矣。公子

之言猶以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

有情理。於河功難矣哉。然于犯必有看破公子處。濟河圍令狐

今猗氏縣。入桑泉。晉縣。取臼衰。崔杜解縣東。二月甲午晉師

軍于廬柳。杜懷公遣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

郇。今猗氏縣。林晉師從。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

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懷無大罪
不必殺賊
其奔可也

杜文公之祖武公廟公忌克百姓不懷而猶久存者以能用呂卻之謀也懷公之世呂卻未聞出一策忌克益甚而賢人不信故高梁之殺直岬難耳

彭士望曰傳寫重耳亡適諸國磊落激昂橫見側出如大易次蹇各成偉象欲無興得乎此空與吳越語常置心目足令憂患人堅煉體魄擔荷大事○又曰左傳此篇畧具五伯聚會脈絡俱傾倒晉公子處○禧按惟四伯之國皆知禮公子若曹衛鄭則不然可見能强大之國必有本領過人處然以宋襄之愚暴

而能知重耳以衛文之賢明而不加禮何哉圖伯之君其知慮經營多在遠大處故於過客亡人每每留心不肯忽畧自守之君知慮經營只在四境之內苟知節儉立國而已足矣此衛文布衣帛冠無遠大之規而宋襄愚暴有度外之舉也

寺人披豎頭須

呂卻畏偪

杜呂甥卻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

將焚公宮而弒晉侯

晉侯豈可弒耶此便大錯呂卻所以出狐趙下也然魏

徵王珪亦為建成設謀害秦王特各為其主而太宗卒

任以心瞽若文公八國召呂卻而慰任之庸知不與孤

趙同建功名耶○禮云呂卻謀害文公卒以身歿若微

珪謀害太宗只斷送一建而已已則偃然相之是呂

卻之罪人也管仲雖糾成事桓初非仲教糾害桓以致

糾成後世言管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杜責之

魏徵有媿矣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杜即其後余從狄君

以田渭濱杜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杜次宿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袿猶在杜披所斬女

寺人披

其行乎在他君殺之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

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林其

蒲如狄欲為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乾時之役

君害者乎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

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

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

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

網之僕杜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

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網○網總

其大紀理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

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

不其出也竊藏

以逃盡用以求納之。

是作用此逃字與茅鴻夸叛字同此文法當是文公出時而盜其

在國之藏韓傅之言或傳訛也○丘維

及入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空吾不得見

也。林洗頭曰沐沐則頭低而

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不說盡用求國君而

雖匹夫懼者甚眾矣。

一語道理甚大把持甚狠寺人披

未有不怒大衆者沛公封雍齒郭令公抱泣僕人以告

李光弼雖有誠偽不同皆是見得此意親切

左傳紀世金鑑卷五
公遽見之。

魏禧曰以呂卻之才而狐趙諸人不薦以共事以介推之功而無有代之白者吾於此知文公諸臣不過功名之士非有器識度越以人才國體為心者也○凡已當權位而有宿憾之人懷危疑之心便須急急安頓如郭子儀一入軍中便召光弼痛哭不然懷反側者不為光弼之欲逃則為呂卻之行逆而已

趙姬以叔隗爲內子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

杜伯儻叔劉命林文公妻

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

杜林原文公以女妻趙衰趙姬公女

請逆盾與其母子餘

杜趙衰字辭勢利得姬曰得寵而忘舊

何以使人

二語足令千古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

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千古大賢雖

此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尤難○林卿之嫡妻爲內

終言叔隗

歸季隗遂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杜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此三字畢竟介推

難及

祿亦弗及

觀介推不賞而無言者則姜氏不迎恐有是事

推曰獻公之子

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

乎

然則二帝三王賞功之典皆貪天矣

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

與處矣

惜也多此一

言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

效之罪又甚焉

林

尤甚也以彼之貪天為過而又效之求賞

且出怨言不食

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

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林是偽隱而有求顯達之心其母曰能如是乎

與汝偕隱遂隱而歿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林

供祭祀○緜上今潞安府沁州沁源縣北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呂祖謙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子駢首爭功介之

推獨超然處眾紛之外是宜百世之後聞風而咨嗟

也然是非無兩立之理今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

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

以逞怨也

彭士望曰平心觀晉文反國天乎人乎狐趙諸子豈貪天功為己力乎人君新立盛稱符瑞頗欲籠壓功臣介推忿懟拈一天字暗透晉文左腹抹煞狐趙苦辛開後世蘊醢烹藏之釁此忮刻之尤者也○禧按介推出怨言三字已和盤托出

彭家屏曰介推之不言祿尚矣而有怨言則已過也大約賞功之際上下相蒙介推有感於內遂為是憤懣之詞而不覺其言之失也然有功不居與母偕隱至不可物色高致遠情超然世表可以為後之濫功

爭賞者愧矣。觀韓詩外傳割股之說，琴操禁火之事，皆後人爲之。傳會以奇其跡，此可以知人心之所同推，未易欺也。

鄭殺子臧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

杜鵠鳥名聚鵠羽以為冠○翠鳥也

鄭伯聞而惡之

杜惡其服非法

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

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巴之子不稱

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感其子臧之謂

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杜夏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魏禧曰鄭伯殺子臧以義而使盜誘出衛宣曖昧之

計何也後世人君誅其臣亦多用此者晉厲使麇鉏

賊宣子明知其忠故不敢顯行誅若唐德宗殺李輔

一意作四
段詠歎

國罪惡貫盈何不可明正典刑而亦出於盜賊之計
真所不解

孔之達曰子臧以子華故懼誅出奔鄭伯不知其所
在及聞宋有聚鵠冠之人而臧之跡顯矣於是遣盜
誘殺之夫臧既逃罪即當深自斂藏不示人以異使
人得識而乃好聚鵠冠是亦五月羊裘教人以蹤跡
之也左氏只以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反覆詠歎其意
自見○禧按此論最妙鄭伯既因鵠冠聞其所在又
見其矜肆不自韜避愈加惡怒是以必殺之而後已

如隋煬帝見張衡之肥而殺之謂其不思過是也而使盜誘之則子臧所交游所行事亦可想見其不端矣○子臧之服不稱正謂鵠冠炫異於逃歿之時不相稱耳故傳借詩言以發之地平而後天成不平則不成故曰稱子臧鵠冠不平孰甚焉安能成乎此皆古人引詩書見大意處頗有微旨余徃最惡其泛舛不切今因達言乃有悟也○嘗見近世遣間人於敵作奸細者每以異言異服動止非常被獲而索奸細者亦專索之言服可疑之人真可笑也余日錄有云

趙岐胡餅買賣如一遂為孫嵩所識李密教授諸生
時哀吟泣下幾為太守所捕於此悟亡命逃歿之道
只要平常二字又讀史雜詠申屠子龍云禍來無所
獨身棲樹二女異心不可同處噫知此者思過半矣

禮至仕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杜禮至衛大夫守謂

邢正卿國子

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

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杜掖國子

以赴外師殺之正月丙

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

莫余敢止

杜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魏禧曰玩杜註不知恥詐語則事人以求報仇者非

君子之所取也蓋既爲之臣而又圖之則君臣之防

決而使人主不復信其外臣矣此豫讓所以不肯偽

事襄子與然如夏靡等類則又當別論

晉侯納王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得局面然先說求諸侯三字後方說且大義三字晉君臣

本末盡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

林此犬卜名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杜黃帝與神

戰于阪泉之野。勝之。公曰：「吾不堪也。」杜文公自以

林禮天子之禮。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

杜乾下離之睽三三。杜兌下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

卦。杜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戰克而

上專聖世少信

王饗

林下遇阪泉

吉孰大焉且是卦也

林方總言一卦之義不繫於二

又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

林乾為

澤乾變為兌而上常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

大有去

睽而復亦其所也

杜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

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林辭秦師使還獨

三月甲辰次于

陽樊

今濟源

右師圍溫

杜犬叔

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

王入于王城取犬叔于溫

亦曰蘇今懷

殺之于隰城

殺之易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杜既行饗禮而

也如此以助請隧

輕舉弗許

杜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

歡也宥助也請隧妄動弗許禮也諸侯皆縣樞而下

與孔子惜
繁縷同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一語凜然不必多亦叔父之所

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才官反今脩武縣西北茅之田。晉於是始

啓南陽。今脩武縣。土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之疆陽樊不服。圍

之倉葛。杜陽樊人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裔。宜吾不敢

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

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

以庇之所亡滋多。彭云因倉葛之呼。晉君臣又進一格。又云如此看得失眼。孔最大究之。無

不得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杜伯貫周守原大夫。○冀晉邑。今河

左傳經世鈔註卷五納王二
壬九

冀州有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

寺人勃鞞。

杜寺人披也。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林飧舖也。

水澆飯也。

杜言其廉且仁。

故使處原。

杜衰雖有大功

不忘君也。

彭云此麥飯豆粥之祖。

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衰自有可用處。以壺飧

用衰亦一端耳。有如此忠信却可守原者。

柳宗元曰：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空謀及媒近。以忝王命。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

真德秀曰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寺人亦賢也後之
議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職承奉左右從容納忠可
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禧按秦風譏寺人之
令趙良數鞅因景監以見後世君子恆不肯借徑宦
官雖其賢者界限必嚴也

魏禧曰幽王之滅秦襄公晉文侯戮力王室以致強
大今狐偃勸晉文繼文之業而秦穆不能繼襄之功
聽晉侯之辭何耶穆公蓋亦無遠畧矣所以僅能霸
西戎也然晉文身自勤王而辭秦伯專功忌前不知

當日措辭何謂○倉葛呼而陽樊不殘舍人兒見而外黃免歿晉文圖伯首以勤王唱義故倉葛以義折之項王志在立威以下諸城故小兒以利動之皆各極時勢而機用正同○文公聲望赫然又有定王之功而樊原俱不肯服必待於圍何也此知周先王之德在人深而晉文假力無以服人如此

彭家屏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山川土田受之先王垂為世憲天子不得與諸侯不得受者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

東遷秦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使逐犬戎
即有岐豐八百里之地此西周之所以亡也子頹之
亂惠王出奔鄭虢合兵納王殺王子頹王以虎牢以
東與鄭以酒泉與虢子帶之亂晉文以兵定襄王而
殺子帶王與之陽樊溫原櫟茅之田有限之地何堪
屢以與人此入春秋以來東周之所以日削而不競
也夫衆建諸侯所以藩衛周室王室有故諸侯勤王
亦職分當然未可言德而以地錫之廢先王之經棄
世守之土與者過矣受者得無罪乎以義始以利終

此春秋之所以大亂也

秦晉伐都

秦晉伐都

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

郡城記曰自商密遷楚鬪克
杜申公屈禦寇
杜息公

於此商密即丹水也

杜商密都別邑二子屯
秦人過析

申息之師成商密

杜商密都別邑二子屯
秦人過析

楚邑一名白羽
○今南陽府內鄉縣
○秦人過析何以

二公子不知所謂潛軍也故既降商密而復之析又得

以獲二公子前
隈人而係與人
以圍商密昏而傳焉

皆潛師不令知耳
隈人而係與人
以圍商密昏而傳焉

杜隈隱蔽之處係縛與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
宵坎血

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
杜掘地為坎以埋盟
商密人

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
秦師囚申公子儀

息公子邊以歸

林商密既降析成亦敗故得囚二子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

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今開封府項城縣境有南頓城楚追秦師不及師無虛出

故為頓圍陳時陳人遂頓子故楚納之

左傳經世鈔卷之五終